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报道(十九)



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

泾县 廉长



今日廉长环境优美,旅游资源丰富,人文景观众多,曾荣获“安徽省生态村”“泾县旅游特色村”称号,2018年确定为宣城市红色村庄建设示范点。

忆往昔

茂竹修林,是为茂林; 濂溪紫长,名之濂长。 泾县茂林镇廉长村,如果不是八十年前的那场事变,给人们的印象,或许只是一派旖旎的皖南风光。 历史没有如果。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,是中国革命史上悲壮的一幕,也深深地影响了这个偏远的小山村。 青山依旧在,濂长自此红。穿越历史云烟,从濂坑到长坑,从丕岭到东流山,热血染成的红,红得悲壮激烈,红得感人至深……

■悲壮激越热血红

濂长,青山环绕。 巍巍东流山,是皖南事变激战地;高高赤坑山,见证了蜜蜂洞的凄厉枪声。 我们寻访的第一站,是赤坑山上的蜜蜂洞。 从赤坑山脚濂溪出发,沿着山路逶迤而上,四周峭壁高壑,枯藤盘乱。与八十年前的那个凛冬一样,皖南初冬的朔风,恣恻山间,呜咽呼啸。 经过600多米的攀登,蜜蜂洞到了。洞口2米见宽,斜石凌空,下临深谷。 凝望这处四壁厚重、苍黛粗粝的石洞,仿佛回到了那个悲剧之夜——1941年3月14日凌晨,新四军副军长项英、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这里被叛徒杀害。 悲剧之夜的背后,是皖南事变的血雨腥风。 在泾县新四军历史研究学会主任陈志宏的讲述里,皖南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,渐渐清晰。 1940年秋,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以消灭黄河以南八路军、新四军为目标的第二次反共高潮。

凭吊蜜蜂洞

蜜蜂洞,这个原本籍籍无名的地方,因皖南事变中一个寒冷的夜,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深处。 洞在1000多米高的赤坑山山腰,当地人讲,山顶有一圆形石山峰,形似蜜蜂桶,峰下的石洞就叫做蜜蜂洞。 山路极不好走,石阶陡峭而漫长。陪我们上山的茂林镇组织部委员董友俊说,之前没有石阶,2011年,皖南事变70周年时,对蜜蜂洞进行了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建设,修了这条上山的路。 路上建有“思亭”和“慰亭”两座小亭,一“慰”洞中英烈,一“思”山里军魂。 一路攀登,来到海拔600多米的蜜蜂洞洞口,石壁上镌刻着“项英、周子昆烈士遇难处”。洞口很窄,大约只能容一人进出,洞内稍大一点,高约2米,深约4米,地上有一个石刻的棋盘。 冬日的山风凛冽,吹得树林哗哗作响,仿佛述说着那个夜晚的惨剧。 据幸存者: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撰写的回忆文章《项英、周子昆被害纪实》,1941年3月11日,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,带着部分突围人员,几经辗转来到濂坑石牛坞。 12日天亮前,经刘奎等人引领,由堡垒口晏岳凡带路,登上蜜蜂洞隐蔽待机。 洞内面积有限,项英及警卫员周厚总、周子昆、黄诚4人住在洞里,刘奎带着其余的同志在下面的大岩石负责警戒。 此处山高林密,虽然国民党顽军四处搜山,始终没有发现蜜蜂洞的存在。 3月13日晚,项英和周子昆用石头画了一个棋盘,一边下棋一边商量突围的事。据黄诚回忆,“两位首长的对话为:找到了地方组织,去江北就快了。只要不死,突



围就快了。总有一天要把这个账算回来……” 但发生悲剧。就在这一夜的拂晓前,黄诚被几声沉闷的枪声惊醒,立刻去摸枪。却被一手电筒光照在脸上,右臂中了一枪,紧接着又挨了一枪,昏了过去。 原来是刘厚总叛变革命,裹着夜色杀害了项英和周子昆,打伤了黄诚,并将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洗劫一空,往山下逃去。 当刘奎等人察觉情况有变,带着同志们赶到蜜蜂洞时,项英和周子昆已倒在血泊中,不幸牺牲;黄诚身负重伤尚有呼吸。 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,将两位首长的遗体抬到离洞口百来远的山坳处掩埋好,将黄诚送到濂长村徐老三家中养伤。 项英和周子昆的遗体,于1952年移至南京雨花台安葬。黄诚43天后伤愈归队,继续坚持在皖南山区打游击,直至全国解放。 见证惨烈一夜的蜜蜂洞,成为皖南事变重要历史遗址,是“安徽省党员干部红色宣传教育点”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(本报记者 余庆)



报道组在蜜蜂洞事变重要历史遗址“红四”广场广户介绍。

“子弹上膛,刺刀出鞘。三年的皖南,别了!”1941年1月4日,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多人,在叶挺、项英率领下,告别云岭,奉命北移抗日。 6日,当新四军二纵队到达濂长境内里潭仓不岭时,突遭国民党第四十师狙击。 枪声骤起,平地惊雷,惊醒了濂长这个山坳里的宁静村庄。 陈志宏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这一段历史:6日,国民党顽军7个师8万余人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形成包围。经里潭、高岭、里潭仓、东流山等激战之后,10日上午,新四军各部约5000人汇入石井坑。11日、12日,各部队顽强坚守石井坑周围各山头。12日晚,顽军突破新四军防线,叶挺军长下令分散突围。13日凌晨,军部在突围途中又遭到包围,几度冲锋被打破。14日,叶挺为挽救危局下山与顽军谈判被扣,新四军有组织的抵抗全部结束。 同室操戈,相煎何急?!血战七天七夜,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,一部被打散,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。用陈志宏的话说,这不是一场战争,而是一场悲剧,令人扼腕痛惜。 比起陈志宏的宏大叙事,泾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翟大雷更熟悉当地的情况。 65岁的翟大雷是茂林中学的退休教师,一直致力于新四军在茂林活动的资料收集。他说:“濂长是革命老区、红色家园。” 在他的介绍里,东流山、丕岭、濂坑、长坑、石井坑……处处史料上的地名,渐渐生动起来。 路经东流山,翟老师告诉我们,山上至今有弹坑遗迹。他指着一处悬崖,“那就是新四军女战士‘七女跳崖’的殉难之处。” 来到赤坑山,老人登山已有不便,还是尽可能多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。“当时上山的路,只有当地村民知道,更不用说藏在山腰的蜜蜂洞了。如果不是突遭叛徒暗害,国民党顽军很难找到项英、周子昆。” 壮歌不绝,热血不冷。 皖南事变后,“新四军精神”在濂长,依然生生不息。

■感人至深热血热

皖南事变在濂长留下的,不仅是这一曲铁血悲歌,更多的是濂长百姓舍命救护新四军的一段段佳话。 那是奋不顾身的救助。 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身负重伤,在当地村民徐老三家养伤43天。 徐老三,本名徐承山,濂长村濂坑的一户普通山民,以烧炭种地为生。 我们找到了徐老三的外孙女章美菊,她听长辈们说过这段经历。“刘奎他们从蜜蜂洞把黄诚背下山,就送到外公家了。外公对刘奎说,你放心,只要有我徐老三在,就有黄诚在。” 承诺如山。现在说来风平浪静,那时却是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的救助。徐老三一家既要照顾奄奄一息的重伤战士,还要谨防顽军的搜山“清剿”。他在自家屋后竹山岭里,就着一处凹坑,盖了一间窝棚,将黄诚藏到窝棚里养伤。 当时我妈妈只有七八岁,每天提着小篮子假装去后山摘野果,实际上是给黄诚送饭。”章美菊说,黄诚伤势很重,脖子肿得像馒头,一口饭也吃不下,在徐家人的精心照料下,才渐渐好转,慢慢地可以下地走动。 从春寒料峭到草长莺飞,43天后,黄诚伤愈归队。他视徐家人为亲人,称徐老三为父亲,与徐家子女兄妹相称。 “外公后来受了很多罪”,多次掩护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徐老三被顽军发现,被捕后遭到刀、刺耳光,受尽折磨,但他始终坚贞不屈。“解放后不久,外公因伤势恶化不幸逝世。” 章美菊说,黄诚一直没有忘记救命的恩人,每年都会来濂长看望外婆,并一直和母亲、舅舅保持书信往来。“外公家的竹园依旧苍翠,是军民鱼水情深的见证。” 那处毁家纾难呵护。 陈六香夫妇保护新四军副营长马长炎的故事,至今还陈列在濂长村的新风堂里。 皖南事变中,马长炎带领一批同志突围,绕道来到濂坑纸棚。素不相识的陈六香与丈夫姚老五,将他们安排到炭棚里隐蔽,细心照料他们的生活。 对人民子弟兵,两人怀有朴素的感情,“新四军为咱老百姓打鬼子,我们老百姓就要爱护新四军。”陈六香每天以上山背柴为由,踏着尺一多深的积雪,迎着刺骨的寒风,避开敌人耳目,送饭给马长炎。姚老五则每隔一天挑柴步行30多里路到茂林镇上买,买回粮油盐等生活必需品。两人省吃俭用,将家里仅有的两床破棉被抽出一床送给新四军。 马长炎等人转移后,顽军抓住了陈六香,严刑拷问新四军的下落,这位革命的老妈妈意志坚定,一个字也没吐露。敌人气急败坏,把她家烧燬一空。 1964年11月,中共安徽省委召开接待中农代表大会,陈六香受邀出席,见到了当年的马营长后来的马副省长,留下了珍贵的照片。 热血濂长热血热。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: 濂长村的堡垒户晏岳凡负责隐蔽项英、周子昆,敌人来了,他献出白色的衣服,发出警戒信号;敌人走了,再换成红色的衣服,以示安全。 地下党员股本春掩护了刘奎等一批新四军干部,将20多人分散藏在堡垒户家里,为革命留下了有生力量……

皖南悲歌歌一曲,狂飙为我从天落。八十年前的那场事变,无疑是一出民族悲剧,但我悲从中有慷慨热血,有厚土情深……这一切将如青山常在。 (本报记者 徐文宣)

初冬时节,寒意料峭,我们来到泾县茂林镇濂长村,寻访一段八十年的悲怆历史。 青山可以作证。东流山下的濂长,是皖南事变中一处鲜红的地标。境内的丕岭,是新四军将士与顽军最先鏖战的地方;村里赤坑山腰的蜜蜂洞,是项英、周子昆不幸遇害之处。 濂长的红,是热血的红。 八十年前,在那场震惊中外的悲剧中,新四军数千烈士热血洒疆场,忠骨埋青山。 遥望东流山激战的烽火硝烟,凭吊蜜蜂洞的悲怆一夜……在对历史的一次次回望中,我们更深地理解了“千古奇冤,江南一叶”的悲壮情怀,更深刻地感悟了“新四军精神”的崇高意蕴。 濂长的红,更是深情的红。 我们的寻访,不仅仅是关于那场惨烈突围的铁血硝烟,还有当地群众对子弟兵的掩护、救助,那同样是热血染就的壮举,同样是可歌可泣的历史。 这片热血浸染过的红土地,刻骨铭心的记忆从未淡去。 八十年后的今天,即使在山坳里最偏远的村里,我们还能听到耄耋老人的讲述,那枪声震天的岁月、那浴血杀火的英勇、那鱼水情深的佳话——徐老三救护黄诚、陈六香照顾马长炎、晏岳凡掩护项英、周子昆……一段段佳话的背后,是濂长革命群众不顾生死的牺牲、毁家纾难的付出、对子弟兵情同父爱的呵护。 濂长的红,又是幸福的红。 青山依旧在,山河换人间。想以告慰英烈的是,如今这片热血浸染过的红土地,正绽放着朵朵幸福花。 千亩茶园装点青山,行行菇棚满载致富希望;新风堂倡导文明新气象,农旅融合书写振兴新篇章。勤劳的濂长人正用智慧和汗水,创造幸福生活,奔梦在致富路上。 青山,热血;厚土,深情;家园,幸福……这就是濂长的故事,一座红色村庄的故事。 (谭艺莹)

皖南悲歌歌一曲,狂飙为我从天落。八十年前的那场事变,无疑是一出民族悲剧,但我悲从中有慷慨热血,有厚土情深……这一切将如青山常在。 (本报记者 徐文宣)



报道组在濂长村采访,众报史命 倪欧生 摄

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、继续前进,永远铭记为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,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。 ——习近平

热血

题记

初冬时节,寒意料峭,我们来到泾县茂林镇濂长村,寻访一段八十年的悲怆历史。 青山可以作证。东流山下的濂长,是皖南事变中一处鲜红的地标。境内的丕岭,是新四军将士与顽军最先鏖战的地方;村里赤坑山腰的蜜蜂洞,是项英、周子昆不幸遇害之处。 濂长的红,是热血的红。 八十年前,在那场震惊中外的悲剧中,新四军数千烈士热血洒疆场,忠骨埋青山。 遥望东流山激战的烽火硝烟,凭吊蜜蜂洞的悲怆一夜……在对历史的一次次回望中,我们更深地理解了“千古奇冤,江南一叶”的悲壮情怀,更深刻地感悟了“新四军精神”的崇高意蕴。 濂长的红,更是深情的红。 我们的寻访,不仅仅是关于那场惨烈突围的铁血硝烟,还有当地群众对子弟兵的掩护、救助,那同样是热血染就的壮举,同样是可歌可泣的历史。 这片热血浸染过的红土地,刻骨铭心的记忆从未淡去。 八十年后的今天,即使在山坳里最偏远的村里,我们还能听到耄耋老人的讲述,那枪声震天的岁月、那浴血杀火的英勇、那鱼水情深的佳话——徐老三救护黄诚、陈六香照顾马长炎、晏岳凡掩护项英、周子昆……一段段佳话的背后,是濂长革命群众不顾生死的牺牲、毁家纾难的付出、对子弟兵情同父爱的呵护。 濂长的红,又是幸福的红。 青山依旧在,山河换人间。想以告慰英烈的是,如今这片热血浸染过的红土地,正绽放着朵朵幸福花。 千亩茶园装点青山,行行菇棚满载致富希望;新风堂倡导文明新气象,农旅融合书写振兴新篇章。勤劳的濂长人正用智慧和汗水,创造幸福生活,奔梦在致富路上。 青山,热血;厚土,深情;家园,幸福……这就是濂长的故事,一座红色村庄的故事。 (谭艺莹)

总监制:王建玲 总策划:倪欧生 李 茜 总撰稿:李 茜 本期报道组:谭艺莹 徐文宣 余 庆 叶竞文 版面统筹:芮玲玲 资料顾问:陈虎山 题 字:赵青梅

幸福濂长花正开

看今朝

“如果能亲眼所见今天的濂长村,先辈们一定很宽慰。”坐在自家院墙边,与村里老人闲聊起过往,87岁的徐四九感慨万千——四处转移、躲避战火的日子早已远去,眼前的村庄,在初冬暖阳下,生机勃勃又和谐安宁。 青山埋忠骨,热血图振兴。今日濂长,这片英烈热血浸染过的热土,幸福花开样样红。 ■茶香菇壮产业兴 濂长的幸福花,开在茶园里。 泾县茂林镇提魁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勇,是正宗的红二代。父亲周明火是加入皖南新四军游击队的第一批队员。 从茂林镇水利站退休后,他不想闲在家里,总想着还能为大家的乡亲和做些什么。 濂长产好茶——揀尖,但养在深闺人未识。自小学过制茶手艺的周勇想把茶园种起来,把好茶推出去。 2015年9月,他起步的时候,濂长的茶产业不景气。“落后的种植、制茶技术,难以保证茶叶品质和效益。茶园荒废了近一半。” 也许是父亲的血性遗传给了他,周勇做起事来总有那么一股子热血劲头。他说干就干,投入200多万元,建造了高标准钢结构茶叶制作车间,购置杀青、理条、烘炒等制茶设备,创立了属于濂长村的茶叶品牌——“濂坑揀尖”。 他是善于学习的人,请来外地的专家指导新设备的使用,找来本地的农技人员,手把手教茶农种植技术。 一年、两年、三年……濂长的茶园恢复了生机,加入合作社的茶农也渐渐多了。“现在村里已发展6个百亩茶园,年产2万多斤茶叶。” 老周不仅带着村民种茶,还帮着加工茶叶,更多是想办法把大伙辛辛苦苦的“濂坑揀尖”卖出去。他很自豪,去年,帮助困难户销售了4000多斤鲜叶、300多斤干茶。 如今,合作社已吸引茶农30多户加入,年产值能达到200多万元。老周干劲足得很,“我们的茶叶在南京销售不错,下一步还要在品质上提升,让更多人喝上濂长的好茶。” 山上茶园香,山下香菇肥。这朵幸福花,正盛开在菇棚的掩护、救助,那同样是热血染就的壮举,同样是可歌可泣的历史。 这片热血浸染过的红土地,刻骨铭心的记忆从未淡去。 八十年后的今天,即使在山坳里最偏远的村里,我们还能听到耄耋老人的讲述,那枪声震天的岁月、那浴血杀火的英勇、那鱼水情深的佳话——徐老三救护黄诚、陈六香照顾马长炎、晏岳凡掩护项英、周子昆……一段段佳话的背后,是濂长革命群众不顾生死的牺牲、毁家纾难的付出、对子弟兵情同父爱的呵护。 濂长的红,又是幸福的红。 青山依旧在,山河换人间。想以告慰英烈的是,如今这片热血浸染过的红土地,正绽放着朵朵幸福花。 千亩茶园装点青山,行行菇棚满载致富希望;新风堂倡导文明新气象,农旅融合书写振兴新篇章。勤劳的濂长人正用智慧和汗水,创造幸福生活,奔梦在致富路上。 青山,热血;厚土,深情;家园,幸福……这就是濂长的故事,一座红色村庄的故事。 (谭艺莹)

损坏了大量菇棚,菇农损失惨重。但他挺过来了,今天仍在继续香菇种植,成为村里规模最大的香菇家庭农场。 徐金林领我们走进菇棚,一株株滚圆的菌棒上,一朵朵肥嘟嘟的香菇长得正欢。他的爱人风丽君麻利地采摘着,“看,这朵是花菇啊,多壮实。” 昼夜温差大的山区,是反季节香菇成长的“乐土”。濂长村采用了机械化的香菇制棒流程,制棒速度由每天2千支增至2万余支。风丽君活速很快,“我们改进了技术,地理式改为架层式立体栽培,出棚的香菇无沙无虫。” 合作社集中制棒、分流发菌出菇,进一步降低了菌棒制作的成本。加入的会员102户,带动周边农户112户,涉及5个村,种植规模100万棒以上,总产量有200万公斤。 说起来,濂长红得浓烈,传统底蕴也深厚—— 有嘉庆年间的石拱桥、丕岭古道,道光年间的贞烈牌坊,洛洞“神仙洞”曾是电影《黄英姑》取景地。 令人眼前一亮的,还有全省唯一的古树公园。在里长村民组,15株百年古树依山而生,气势不凡。其中一株600多年树龄的一级古银杏,守护着古村、青山、秀水,守护着这一方热血浸染过的热土。 这片热土,振兴的期望是如此迫切。 抓住省级中心村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机遇,濂长村“组团通”道路全部实现硬化,改水改厕工程全部完成,河道、桥梁全部实现清淤升级,“五清一改”清理掉了多年的乱搭乱建,乱堆乱放。 徐支书如数家珍:投入6万多元,在全县率先为自然村都安装了路灯。村部至蜜蜂洞山脚的濂溪路路面拓宽硬化工程完成,这条全程8公里、宽6米的道路,是濂长第一条村级旅游公路…… 这片热土,发展的意愿是如此热切。 山东客商来了,一个名为“齐风徽韵”的生态农业开发项目启动实施。 热情的山里人,凭借一腔热血和满腔诚意,打动了远方的客人,计划投资1.1亿元,建设包括生态度假区(民宿)、特色野生茶叶加工中心在内的生态庄园。目前,100亩土地流转工作已经完成,前期投资大约两千万元。 好消息接踵而来—— 集观光旅游、采摘体验为一体的300亩生态茶园项目,落户濂长; 连接东流山激战场、丕岭山顶、蜜蜂洞的10公里红色旅游环线,以及蜜蜂洞山脚下的相关建设项目已破题,成为《茂林皖南事变激战地红色旅游发展规划》的重要组成部分…… 青山依旧在,濂长景色新。今日濂长,村民们正在希望的田野上续写着新的热血故事。 (本报记者 谭艺莹 余庆)

■热土振兴前景好

濂长的幸福花,常开常新,经久不衰。 眼下,村“两委”正谋划未来发展,支书徐金林踌躇满志:“走红绿融合的路子,充分挖掘红色基因,用好用活红色资源,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。” 说起来,濂长红得浓烈,传统底蕴也深厚—— 有嘉庆年间的石拱桥、丕岭古道,道光年间的贞烈牌坊,洛洞“神仙洞”曾是电影《黄英姑》取景地。 令人眼前一亮的,还有全省唯一的古树公园。在里长村民组,15株百年古树依山而生,气势不凡。其中一株600多年树龄的一级古银杏,守护着古村、青山、秀水,守护着这一方热血浸染过的热土。 这片热土,振兴的期望是如此迫切。 抓住省级中心村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机遇,濂长村“组团通”道路全部实现硬化,改水改厕工程全部完成,河道、桥梁全部实现清淤升级,“五清一改”清理掉了多年的乱搭乱建,乱堆乱放。 徐支书如数家珍:投入6万多元,在全县率先为自然村都安装了路灯。村部至蜜蜂洞山脚的濂溪路路面拓宽硬化工程完成,这条全程8公里、宽6米的道路,是濂长第一条村级旅游公路…… 这片热土,发展的意愿是如此热切。 山东客商来了,一个名为“齐风徽韵”的生态农业开发项目启动实施。 热情的山里人,凭借一腔热血和满腔诚意,打动了远方的客人,计划投资1.1亿元,建设包括生态度假区(民宿)、特色野生茶叶加工中心在内的生态庄园。目前,100亩土地流转工作已经完成,前期投资大约两千万元。 好消息接踵而来—— 集观光旅游、采摘体验为一体的300亩生态茶园项目,落户濂长; 连接东流山激战场、丕岭山顶、蜜蜂洞的10公里红色旅游环线,以及蜜蜂洞山脚下的相关建设项目已破题,成为《茂林皖南事变激战地红色旅游发展规划》的重要组成部分…… 青山依旧在,濂长景色新。今日濂长,村民们正在希望的田野上续写着新的热血故事。 (本报记者 谭艺莹 余庆)

REXOUE



(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叶竞文摄)



扫一扫手机带你游泾村